

■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■

红楼梦

◆ 曹雪芹 高鹗 著

(下)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梦/ (清) 曹雪芹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0. 5
(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)

ISBN 7-5387-1402-2

I. 红… II. 曹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0881 号

红楼梦

作 者: [清] 曹雪芹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责任校对: 文 欢

装帧设计: 龙 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855 千字

印 张: 25.75

版 次: 200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7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02-2/I · 1362

定 价: 66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第五十一回

薛小妹新编怀古诗

胡庸医乱用虎狼药

话说众人闻得宝琴将素昔所经过各省内古迹为题，作了十首怀古绝句，内隐十物。皆说，这自然新巧，都争着看时，只见写道是：

赤壁怀古

赤壁沉埋水不流，徒留名姓载空舟。喧阗一炬悲风冷，无限英魂在内游。

交趾怀古

铜铸金城振纪纲，声传海外播戎羌。马援自是功劳大，铁笛无烦说子房。

钟山怀古

名利何曾伴女身，无端被诏出凡尘。牵连大抵难休绝，莫怨他人嘲笑频。

淮阴怀古

壮士须防恶犬欺，三齐位定盖棺时。寄言世俗休轻鄙，一饭之恩死也知。

广陵怀古

蝉噪鸦栖转眼过，隋堤风景近如何？只缘占尽风流号，惹得纷纷口舌多。

桃叶渡怀古

衰草闲花映浅池，桃枝桃叶总分离。六朝梁栋多如许，小照空悬壁上题。

青冢怀古

黑水茫茫咽不流，冰弦拨尽曲中愁。汉家制度诚堪笑，樗栎应惭万古羞。

马嵬怀古

寂寞脂痕渍汗光，温柔一旦付东洋。只因遗得风流迹，此日衣裳尚有香。

蒲东寺怀古

小红骨贱一身轻，私掖偷携强撮成。虽被夫人时吊起，已经勾引彼同行。

梅花观怀古

不在梅边在柳边，个中谁拾画婵娟？团圆莫忆春香到，一别西风又一年。

众人看了，都称奇道妙。宝钗先说道：“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；后二首却无考，我们也不大懂得，不如另作两首为是。”黛玉忙拦道：“这宝姐姐也忒‘胶柱鼓瑟’，矫揉造作了。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，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，不知底里，难道你们连两本戏文也没见过不成？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，何况咱们？”探春便道：“这话正是了。”李纨又道：“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。这两件事虽无考，古往今来，以讹传讹，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。比如

那年上京的时节，便是关夫子的坟，倒见了三四处。关夫子一身事业，皆是有的，如何又有许多的坟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，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，也是有的。及至看《广舆记》上，不止关夫子的坟多，古来有名望的人，那坟就不少，无考的古迹更多。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，凡说书唱戏，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，老少男女，俗语口头，人人皆知皆说的。况且又并不是看了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的词曲，怕看了邪书了，这也无妨，只管留着。”宝钗听说，方罢了。大家猜了一回，皆不是的。

冬日天短，觉得又是吃晚饭时候，一齐往前头来吃晚饭。因有人回王夫人说：“袭人的哥哥花自芳，在外头回进来，说他母女病重了，想他女孩儿。他来求恩典，接袭人家去走走。”王夫人听了，便说：“人家母女一场，岂有不许他去的？”一面就叫了凤姐来，告诉了，命他酌量办理。

凤姐儿答应了，回至房中，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原故。吩咐周瑞家的：“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，你们两个人，再带两个小丫头子，跟了袭人去，分头派四个有年纪的跟车。要一辆大车，你们带着坐；一辆小车，给丫头们坐。”周瑞家的答应了，才要去，凤姐又道：“那袭人是个省事的，你告诉说我的话：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，大大的包一包袄衣裳拿着，包袱也要好好的，手炉也拿好的。临走时，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。”周瑞家的答应去了。

半日，果见袭人穿好了，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。凤姐看袭人头上带着几枝金钗珠钏，倒也华丽，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，葱绿盘金彩绣绵裙，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。凤姐笑道：“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，赏了你倒是好的；但这褂子太素了些，如今穿着也冷，你该穿一件大毛的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太太就给了这灰鼠的，还有一件银鼠的。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倒有一件大毛的，我嫌风毛儿出的不好了，正要改去。也罢，先给你穿去罢。等年下太太给你做的时节，我再改罢，只当你还我的一样。”

众人都笑道：“奶奶惯会说这话。成年家大手大脚的，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，真真赔的是说不出的，那里又和太太算去？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，取笑儿来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太太那里想得到这些？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，再不照管，也是大家的体面。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，把众人打扮体统了，宁可我得个好名儿也罢了。一个个‘烧糊了的卷子’似的，人先笑话我，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叹说：“谁似奶奶这样圣明！在上体贴，在下又疼顾下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，与了袭人。又看包袱，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，里面只见包着两件半旧绵袄与皮褂子。凤姐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

哆罗呢包袱拿出来，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。

平儿走去拿了出来，一件是半旧大红猩猩毡的，一件是半旧大红羽缎的。袭人道：“一件就当不起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你拿这猩猩毡的。把这件顺手带出来，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。——昨儿这么大雪，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，就是羽缎的。十来件大红衣裳，映着大雪，好不齐整，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服，越发显的拱肩缩背，好不可怜见的！如今把这件给他罢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的东西，他私自就要给人。我一个还花不够，再添上你提着，更好了！”众人笑道：“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，疼爱下人；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，只以东西为事，不顾下人的，姑娘那里敢这样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所以知道我的心的，也就是他还知三分罢了。”说着又嘱咐袭人道：“你妈要好了就罢，要不中用了，只管住下，打发人来回我，我再另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。可别使他们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。”又吩咐周瑞家的道：“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，也不用我吩咐了。”周瑞家的答应道：“都知道。我们这去到那里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；若住下，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。”说着，跟了袭人出去，又吩咐小厮预备灯笼，遂坐车往花自芳家来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凤姐又将怡红院的嬷嬷唤了两个来，吩咐道：“袭人只怕不来家了，你们素日知道，那个大丫头知好歹，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。你们也好生照管着，别由着宝玉胡闹。”两个嬷嬷答应去了，一时来回说：“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带管上夜的。”凤姐听了点头，又说道：“晚上催他早睡，早晨催他早起。”老嬷嬷们答应了，自回园去。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，回凤姐说：“袭人之母业已停床，不能回来。”凤姐回明了王夫人，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装套。

宝玉看着晴雯、麝月二人打点妥当，送去之后，晴雯、麝月皆卸罢残妆，脱换过裙袄。晴雯只在薰笼上围坐，麝月笑道：“你今儿别装小姐了，我劝你也动一动儿。”晴雯道：“等你们都去净了，我再动不迟。有你们一日，我且受用一日。”麝月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铺床，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，上头的划子划上，你的身量比我高些。”说着，便去与宝玉铺床。晴雯“嘻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人家才坐暖和了，你就来闹。”

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，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。忽听见晴雯如此说，便自己起身出去，放下镜套，划上消息，进来笑道：“你们暖和罢，我都弄完了。”晴雯笑道：“终久暖和不成，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。”麝月道：“这难为你想着，他素日又不要汤壶，你们那薰笼上又暖和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，今儿可以不用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，我这外边没个人，我怪怕的，一夜也睡不着。”晴雯道：“我是在这里睡的。麝月，你叫他往外边睡去。”说话之

间，天已一更，麝月早已放下帘幔，移灯炷香，伏侍宝玉卧下，二人方睡。晴雯自在薰笼上，麝月便在暖阁外边。

至三更以后，宝玉睡梦之中，便叫袭人，叫了两声，无人答应，自己醒了，方想起袭人不在家，自己也好笑起来。晴雯已醒，因唤麝月道：“连我都醒了，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，真是挺死尸呢。”麝月翻身打个哈哈，笑道：“他叫袭人，与我什么相干！”因问做什么，宝玉说：“要吃茶。”麝月忙起来，单穿着红袖小棉袄儿，宝玉道：“披了我的皮袄再去，仔细冷着。”麝月听说，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裘满襟暖袄披上，下去向盆内洗洗手，先倒了一盅温水，拿了大漱盂，宝玉漱了一口，然后才向茶格上取了茶碗再先用温水拿过了，向暖壶中倒了半碗，茶递与宝玉吃了，自己也漱了一漱，吃了半碗。晴雯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也赏我一口儿。”麝月笑道：“越发上脸儿了！”晴雯道：“好妹妹，明儿晚上你别动，我伏侍你一夜，何如？”麝月听说，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，倒了半碗茶，给他吃了。麝月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别睡，说着话儿，我出去走走回来。”晴雯道：“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外头自然有月亮的，我们说着话，你只管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咳了两声。

麝月便开了后房门，揭起毡帘一看，果然好月色。晴雯等他出去，便欲唬他玩耍，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，不畏寒冷，也不披衣，只穿着小袄，便蹑手蹑脚的下了薰笼。随后出来，宝玉笑劝道：“回去，冻着不是顽的。”晴雯只摆手，随后出了屋门，只见月光如水，忽然一阵微风，只觉侵肌透骨，不禁毛骨悚然。心下自思道：“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，这一冷果利害。”一面正要唬他，只听宝玉高声在内说道：“晴雯出来了！”晴雯忙回身进来，笑道：“那里就唬死他了？偏你惯会这么蝎蝎蛰蛰老婆子的样儿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到不是怕唬坏了他，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，二则他不防，不免一喊，倘或惊醒了别人，不说咱们是顽意儿，倒反说：‘袭人才去了一夜，你们就见神见鬼的。’你来把我这边被掖一掖罢。”晴雯听说，便上来掖了一掖，伸手进去，就渥一渥时，宝玉笑道：“好冷手！我说看冻着。”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，用手摸一摸，也觉冰冷。宝玉道：“快进被来渥一渥罢。”

一语未了，只听“咯噔”一声门响，麝月慌慌张张的笑着进来，说道：“唬了我一跳好的！黑影子里，山子石后头，只见一个人蹲着。我正要叫喊，原来是那个大锦鸡，见了人一飞，飞到亮处来，我才看真了。若冒冒失失一嚷，倒闹起人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洗手，又笑道：“晴雯出去了，我怎么没见？一定是要唬我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不是，他在这里渥着呢。我若不嚷的快，可是倒唬一跳的。”晴雯笑道：“也不用我唬去，这小蹄子已经自怪自惊的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。麝月道：“你就这么‘跑解马’的打扮儿，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

成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可不就这么出去了。”麝月道：“你死不拣好日子！你出去自站一站，瞧把皮子冻破了你的！”说着，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，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，拈了两块速香放上，仍旧罩了，至屏后，剔亮了灯，方才睡下。

晴雯因方才一冷，如今又一暖，不觉打了两个喷嚏。宝玉笑道：“如何？到底伤了风了。”麝月笑道：“他早起就嚷不受用，一日也没吃正经饭。他这会子不说保养着些，还要捉弄人。明儿他病了，叫他自作自受。”宝玉问道：“头上热不热？”晴雯嗽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不相干，那里这么娇嫩起来了！”说着，只听外间屋里榻上的自鸣钟“当当”的两声，外间值宿的老嬷嬷咳了两声，因说道：“姑娘们睡罢，明儿再说笑罢。”宝玉方悄悄笑道：“咱们别说话，又惹他们说话。”说着，方大家睡了。

至次日起来，晴雯果觉有些鼻塞声重，懒怠动弹。宝玉道：“快别声张！太太知道，又要叫你搬回家去养息。家里纵好，到底冷些，不如在这里。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，我叫人请了大夫，悄悄的从后门来瞧瞧就是了。”晴雯道：“虽这么说，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儿；不然一时大夫来了，人问起来怎么说呢？”宝玉听了有理，便唤了一个老妈妈来吩咐道：“你回大奶奶去，就说晴雯自冻着了些，不是什么大病。袭人又不在家，他若家去养病，这里更没有人了。传一个大夫，悄悄的从后门进来瞧瞧，别回太太罢。”老嬷嬷去了，半日回来药说：“大奶奶知道了，说吃两剂药好了便罢；若不好时，还是出去为是。如今的时气不好，沾带了别人事小，姑娘们身子要紧。”晴雯睡在暖阁里，只管咳嗽，听了这话，气的喊道：“我那里就害瘟病了？只怕招了人！我离了这里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要头疼脑热的。”说着，便真要起来。宝玉忙按他，笑道：“别生气，这原是他的责任，生恐太太知道了说他，不过白说一句，你素昔好生气，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。”

正说时，人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宝玉便走过来，避在书架后面。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嬷嬷带了一个太医进来，这里的丫头都回避了，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，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来。那太医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，足有二三寸长，尚有金凤仙花染的通红的痕迹，便回过头来。有一个老嬷嬷拿了一块绢子掩了，那太医方诊了一会脉，起身到外间，向嬷嬷们说道：“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，近日时气不好，竟算是个小伤寒。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，风寒也不大，不过是气血原弱，偶然沾染了些，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说着，便又随婆子们出去。

彼时，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及各处丫环回避，大夫只见了园中的景致，并不曾见一个女子。一时出了园门，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，开了药方。老嬷嬷道：“老爷且别去，我们小爷罗唆，恐怕还有话问。”太医

忙道：“方才不是小姐，是位爷不成？那屋子竟是绣房，又是放下幔子来瞧的，如何是位爷呢？”老嬷嬷悄悄笑道：“我的老爷，怪道小子才说今儿请了一位新太医来了，真不知我们家的事？那房子是我们小哥儿的，那人是他屋里的丫头，倒是个大姐，那里是小姐的绣房？小姐病了，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？”说着，拿了药方进去。

宝玉看时，上面有紫苏、桔梗、防风、荆芥等药，后面又有枳实、麻黄，宝玉道：“该死！该死！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法，如何使得？凭他有什么内滞，这枳实、麻黄如何禁得？谁请了来的？快打发他去罢！再请一个熟的来罢。”老婆子道：“用药好不好，我们不知道。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，只是这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，这轿马钱是要给他的。”宝玉道：“给他多少？”婆子道：“少了不好看，也得一两银子，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。”宝玉道：“王太医来了，给他多少？”婆子笑道：“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，也没个给钱的，不过每年四节一大趸儿送礼，那是一定的年例。这个人新来了一次，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去。”宝玉听说，使命麝月去取银子。麝月道：“花大姐姐还不知搁在那里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常见他在那小螺甸柜子里取银子，我和你找去。”说着，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屋内，开了螺甸柜子，上格子都是些笔墨、扇子、香饼、各色荷包、汗巾等类的东西；下一格却有几串钱。于是开了抽屉，看见一个小篋箩内放着几块银子，到也有戥子。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，提起戥子来问宝玉，那是一两的星儿，宝玉笑道：“你问我？有趣儿，你倒成了是才来了。”麝月也笑了，又要去问人。宝玉道：“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，又不是做买卖，算这些做什么。”

麝月听了，便放下戥子，拣了一块，掂了一掂，笑道：“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，宁可多些好，别少了，叫那穷小子笑话。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，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。”那婆子站在门口笑道：“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，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！这会子又没夹剪，姑娘收了这块，再拣一块小些的罢。”麝月早关了柜子出来，笑道：“谁又找去呢！多少你拿了就完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快叫茗烟，再请个大夫来罢。”婆子接了银子，自去料理。

一时茗烟果请了王太医来，先诊了脉，后说病症，也与前头不同。只是方子上果然没有枳实、麻黄等药，倒有当归、陈皮、白芍等药，那分量较先也减了些。宝玉喜道：“这才是女孩子们的药，虽疏散也不可太过。旧年我病了，却是伤寒，内里饮食停滞，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。我和你们一比，我就如那野坟园子里长的几年的一棵老杨树，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似的，我禁不起的药，你们那里禁得起？比如人家坟里大杨树，看着枝叶盛旺，都日是空心的。”麝月笑道：“野坟里只有杨树，难道就没有

松树不成？最讨人嫌的是杨树，那么大树叶子只一点儿，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。你偏比他，你也太下流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松柏不敢比。连孔夫子都说‘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’，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，不怕臊的，才拿他混比呢。”

说着，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。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，就命在火盆上煎。晴雯因说：“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罢，弄的这屋里药气如何使得？”宝玉道：“药气比一切的花香还香呢。神仙采药、烧药，再者高人逸士采药、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。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有了，就只少药香，如今恰好全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早命人煨上。又嘱咐麝月打点些东西，叫个老嬷嬷去看袭人，劝他少哭。一一妥当，方过前边来贾母、王夫人处问安吃饭。

正值凤姐儿和贾母、王夫人商议说：“天又短又冷，不如以后等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。等天暖和了，再来回的跑也不妨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这也是好主意。刮风下雪倒便宜。吃东西受个冷气也不好，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气，压上些东西也不好。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，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，挑两个厨子、女人在那里，单给他姊妹们弄饭。新鲜菜蔬是有分例的，在总管的房里支了去，或要钱要东西，那些野鸡、獐鹿各样野味，分些给他们就是了。贾母道：“我也正想着，就怕又添一个厨房多事些。”凤姐道：“并不多事。一样的分例，这里添了，那里减了，就便多费些事，小姑娘们受了冷气，别人还可，第一，林妹妹如何禁得住？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，何况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身子。”凤姐儿说毕，未知贾母如何答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俏平儿情掩虾须镯

勇晴雯病补雀金裘

话说贾母道：“正是这个了，上次我要说这话，我见你们的大事多，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，你们固然不敢抱怨，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、孙女儿们，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。你既这么说出来，更好了。”因此时薛姨妈、李婶娘都在座，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过来请安，还未过去，贾母因向王夫人等说道：“今儿我才说这话，素日我不说，一则怕逗了凤丫头的脸，二则众人不服。今日你们都在这里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，还有他这样想的到的没有？”薛姨妈、李婶、尤氏等齐笑说：“真个少有。别人不过是理上的面情儿，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、小姑子。就是老太太跟前，也是真孝顺。”贾母点头叹道：“我虽疼他，我又怕他太伶俐了，也不是好事。”凤姐儿忙笑道：“这话老祖宗说错了，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。是人都说，是人都信，独老祖宗不当说，不当信，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，怎么如今这样福寿双全的？只怕我明儿还胜老祖宗一倍呢！我活一千岁后，等老祖宗归了西，我才死呢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众人都死了，单剩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？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
宝玉因惦记着晴雯等事，便先回园里来，到了屋内，药香满室，一人不见，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，脸面烧的绯红；又摸了一摸，只觉烫手，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，伸进被去摸了一摸，身上也是火热。因说道：“别人去了也罢，麝月、秋纹也这么无情，各自去了？”晴雯道：“秋纹是我撵他去吃饭了，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。两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说什么。——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。”宝玉道：“平儿不是那样人，况且他并不知你病特来瞧你，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，偶然见你病了，随口说特瞧你的病，这也是有人情乖觉取和的常事儿。便不出去了，又与他何干？你们素日又好，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。”晴雯道：“这话也是，只是疑他为什么忽然又瞒起我来？”

宝玉笑道：“让我从后门出去，到那窗户根下听听说些什么，来告诉你。”说着，果然从后门出去，至窗下潜听；麝月悄悄问道：“你怎么就得了的？”平儿道：“那日洗手时不见了，二奶奶就不许吵嚷；出了园子，即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访查。我们只疑惑那姑娘的丫头，本来又穷，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，拿起来是有的。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，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，你们这里的宋妈去了，拿着这支镯子，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，被他看见，来回二奶奶

的。我赶忙接了镯子，想了一想：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、争胜要强的，那一年有一个喜儿偷玉，刚冷了这一二年，闲时还有人提起来趁愿，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。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！偏是他这么着，偏是他的人打嘴。所以我到忙叮咛宋妈，千万别告诉宝玉，只当没有这事，别和一个人提起。第二件，老太太、太太听了也生气。三则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。所以我回二奶奶，只说：‘我往大奶奶那里去，谁知镯子褪了口，丢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，没看见。今儿雪化尽了，黄澄澄的映着日头，还在那里呢，我就拣了起来，二奶奶也就信了。所以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以后防着他些，别使唤他到别处去，等袭人回来，你们商议着，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。’麝月道：“这小蹄子也见过些东西，怎么这么眼皮子浅？”平儿道：“究竟这镯子能多重，原是二奶奶的，说这叫做‘虾须镯’，到是这颗珠子重了。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，要告诉了他，他是忍不住的。一时气上来，或打或骂，依旧嚷出来不好，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作辞而去。

宝玉听了，又是喜又是气又是叹：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的心；气的是坠儿小窃；叹的是坠儿那样十分伶俐，做出这样丑事来。因而回至房中，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。又说：“他说你是个要强的，如今病着，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的，等好了再告诉你。”晴雯听了，果然气的蛾眉倒蹙，凤眼圆睁，即时就叫坠儿。宝玉忙劝道：“你这一喊出来，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的心呢？不如领他这个情，过后打发他出去，就完了。晴雯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是这气如何忍得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有什么气的，你只养病就是了。”

晴雯服了药，至晚间又服二和，夜间虽有些汗，不大见效，仍是发烧，头疼鼻塞声重。次日，王太医又来诊视，另加减汤剂。虽然少减了烧，仍是头疼。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，痛打几个嚏喷，就通快了。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厢双扣金星玻璃的小扁盒儿来，递给宝玉。宝玉便揭开盒盖，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，两肋又有肉翅，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的洋烟。晴雯只顾看画儿，宝玉道：“嗅些！走了气就不好了。”晴雯听说，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，不见怎样，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。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脑门，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，眼泪鼻涕登时齐流，晴雯忙收了盒子，笑道：“了不得，好辣快！拿纸来。”早有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，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醒鼻子。宝玉笑问：“如何？”晴雯道：“果觉通快些，只是太阳还疼。宝玉笑道：“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，只怕就好了。”说着，便命麝月：“往二奶奶要去，就说我说了：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，叫作‘依弗哪’，找寻一点儿。”

麝月答应，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半节来，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儿，铰了两块指顶大的园式，将那药烤和了，用簪挺摊上。晴雯自拿着一面靶镜，贴在两

太阳上。麝月笑道：“病的蓬头鬼一样，如今贴上这个，倒俏皮了。二奶奶贴惯了，倒不大显。”说毕，又向宝玉道：“二奶奶说了，明儿是舅老爷的生日，太太说了叫你去呢。明日穿什么衣裳，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，省得明儿早起费手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顺手就是什么罢了。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。”说着便起身出房，往惜春屋里去看画。

刚到了院门外边，忽见宝琴的小丫环名小螺的，从那边过去，宝玉忙赶上问：“那里去？”小螺笑道：“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里呢，我如今也往那里去。”宝玉听了，转步也便和他往潇湘馆来。不但宝钗姊妹在此，且连邢岫烟也在那里，四人围坐在薰笼上叙家常。紫鹃倒坐在暖阁里，临窗做针活。一见他来，都笑道说：“又来了一个！没了你的坐处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好一幅‘冬闺集艳图’！可惜我迟来了，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，椅子上坐着并不冷。”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——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张椅上。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，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。宝玉便极口赞道：“好花！这屋子越暖，这花香的越浓，怎么昨儿未见。”黛玉笑说道：“这是你家大总管赖大婶子送薛二姑娘的，两盆水仙两盆腊梅。他送了我一盆水仙，他送了云丫头一盆腊梅。我原不要的，又恐辜负了他的心。你若要，我转送你如何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屋里却有两盆，只是不及这个。琴妹妹送你的，如何又转送人？这个断断使不得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，我竟是药培着呢，那里还搁得住花香来薰？越发弱了；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气，反把这花香搅坏了。不如你抬了去，这花儿到清静了，没什么杂味来搅他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屋里今儿也有个病人吃药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黛玉笑道：“这话奇了！我原是无心的话，谁知你屋里的事？你不早来听说古记儿，这会子来了，自惊自怪的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咱们明儿下一社又有了题目了，就咏水仙、腊梅。”黛玉听了，笑道：“罢，罢！我再不敢做诗了，做一回，罚一回，没的怪羞的！”说着，便两手握起脸来。宝玉笑道：“何苦来！又打趣我作什么？我还不怕臊呢，你到握起脸来了。”宝钗因笑道：“下次我邀一社，四个诗题，四个词题。每人四首诗，四阕词。头一个诗题《咏〈太极图〉》，限‘一先’的韵，五言排律；要把‘一先’的韵都用尽了，一个不许剩。”宝琴笑道：“这一说，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。这分明是难人，若论起来，也强扭的出来，不过颠来倒去，弄些《易经》上的话生填，究竟有何趣味？我八岁的时节，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，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，才十五岁，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，也披着黄头发，打着联垂，满头带着都是珊瑚猫儿眼、祖母绿这些宝石；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，洋锦袄袖；带着倭刀，也是镶金嵌宝的，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。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，会讲‘五经’，能作诗填词，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

官，烦他写了一张字，就写他作的诗。”

众人都称奇道异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拿出来我瞧瞧。”宝琴笑道：“在南京收着呢，此时那里去取？”宝玉听了，大失所望，便说：“没福得见这世面。”黛玉笑拉宝琴道：“你别哄我们。我知道你这一来，你的这些东西未必放在家里，自然都是要带了来的，这会子又扯谎，说没带来。他们虽信，我是不信的。”宝琴便红了脸，低头微笑不答。宝钗笑道：“偏这个颦儿惯说这些话，你就伶俐太过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带了来，就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箱子笼子一大堆，还没理清呢，知道在那个里头？等过日收拾清了，找出来大家再看罢了。”又向宝琴道：“你若记得，何不念念我们听听。”宝琴答道：“记得他是五言律一首，要论外国的女子，也就难为他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且别念，等把云儿叫了来，也叫他听听。”说着，便叫小螺来吩咐道：“你到我那里去，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，做的好诗，请你这‘诗疯子’来瞧瞧，再把我们‘诗呆子’也带来。”小螺笑着去了。半日，只听湘云笑问：“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？”一头说着，果和香菱来了。众人笑道：“人未见形，先已闻声。”宝琴等忙让坐，遂按方才的话重诉了一遍。湘云笑道：“快念来听听。”宝琴自念道：

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。岛云蒸大海，岚气接丛林。月本无今古，情缘自浅深。汉南春历历，焉得不关心？

众人听了，都道：“难为他！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麝月走来说：“太太打发人来告诉二爷，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，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，不得亲自来。”宝玉忙站起来，答应道：“是”。因问宝钗、宝琴可去。宝钗道：“我们不去，昨儿单送了礼去了。”大家说了一会方散。

宝玉因让诸姊妹先行，自己落后。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：“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？”宝玉道：“自然等送了殡才来呢。”黛玉还有话说，又不能出口，出了一回神，便说道：“你去罢。”宝玉心里也竟有许多话，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，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“明日再说罢。”一面下了台阶，低头正欲迈步，复又忙回身问道：“如今的夜越发长了，你一夜咳嗽几遍，醒几次？”黛玉道：“昨儿夜里好了，只咳嗽两遍，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，就再不能睡了。”宝玉又笑道：“正是有句要紧的话，这会子才想起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挨进身来，悄悄道：“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……”一语未了，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，问：“姑娘这几天可好了？”黛玉便知他从探春处来，从门前过，顺路的人情。忙陪笑让坐，说：“难得姨娘想着，怪冷的，亲自走来。”又忙命倒茶，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。宝玉会意，便走了出来。正值吃晚饭时，见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又嘱咐他早去。宝玉回来，看晴雯吃了药。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，自己便在晴雯外边。又命将薰笼抬至暖阁前，麝月便在薰笼上睡。一宿无话。

至次日,天未明时,晴雯便叫醒麝月道:“你也该醒了,只是睡不够,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,我叫醒他就是了。”麝月忙披衣起来,道:“咱们叫起他来,穿好衣裳,抬过这火箱去,再叫他们进来。老妈妈们已经说过,不叫他在这屋里,怕过了病气。如今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,又该唠叨了。”晴雯道:“我也是这么说。”二人才叫时,宝玉已醒了,忙起身披衣。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,收拾妥了,才命秋纹等进来,一同伏侍。宝玉梳洗毕,麝月道:“天又阴阴的,只怕下雪,穿那一套毡的罢。”宝玉点头,即时换了衣裳。小丫头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,宝玉喝了两口。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,宝玉噙了一块,又嘱咐了晴雯一回,便忙往贾母处来。

贾母犹未起来,知道宝玉出门,便开了屋门,命宝玉进去。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睡着未醒。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枝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,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。贾母道:“下雪呢吗?”宝玉道:“天阴着,还没有下呢。”贾母便命鸳鸯来:“把昨儿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给他罢!”鸳鸯答应走去,果取了一件来。宝玉看时,金翠辉煌,碧彩闪烁,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。只听贾母笑道:“这叫做‘雀金呢’,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。前儿那件野鸭子的,给了你小妹妹,这件给你。”宝玉磕了一个头,便披在身上。贾母笑道:“你先给你娘瞧瞧去再去。”宝玉答应了,便出来,只见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。因自那日鸳鸯发誓绝婚之后,他总不和宝玉说话。宝玉正自日夜不安,此时见他又要回避,宝玉便上来笑道:“好姐姐,你瞧瞧,我穿着这个好不好?”鸳鸯一摔手,便进贾母屋里来了,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屋里,给王夫人看了,然后又回至园中给晴雯麝月看过来,回复贾母说:“太太看了,只说可惜了,叫我仔细穿别遭蹋了。”贾母道:“就剩下这一件,你遭蹋了也再没了。这会子特给你做这个,也是没有的事。”说着,又嘱咐:“不许多吃酒,早些回来。”宝玉应了几个“是”。

老嬷嬷跟至厅上,只见宝玉的奶兄李贵和王荣、张若锦、赵亦华、钱升、周瑞六个人,带着茗烟、伴鹤、锄药、扫红四个小厮,背着衣包,抱着坐褥,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,早已伺候多时了。老妈妈又吩咐他们些话,六个人忙答应了几个“是”,忙捧鞭坠镫。宝玉慢慢的上了马,李贵和王荣笼着嚼环,钱升、周瑞在前引导,张若锦、赵亦华在两边,紧贴宝玉身后。宝玉在马上笑道:“周哥,钱哥,咱们打这角门走罢,省了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,又下来。”周瑞侧身笑道:“老爷不在,书房天天锁着,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。”宝玉笑道:“虽锁着,也要下来的。”钱升、李贵都笑道:“爷说的是。便托懒不下来,倘或遇见赖大爷、林二爷,虽不好说爷,也要劝两句。有的不是,都派在我们身上,又说我们不教给爷礼了。”周瑞、钱升便一直出角门来。

正说话时，顶头见赖大进来，宝玉忙笼住马，意欲下来。赖大忙上来抱住腿。宝玉便在蹬上站起来，笑着，携手说了几句话。接着又见了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人，拿着扫帚簸箕进来，见了宝玉，都顺墙垂手立住，独为首的小厮打了个千儿，请安。宝玉不识名姓，只微笑点点头儿。马上过去，那人方带人去了。于是出了角门。外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马夫，早预备下十来匹马等候，一出角门，李贵等各上马前引，一阵烟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晴雯吃了药，仍不见病退，急的乱骂大夫，说：“只会骗人的钱，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。”麝月笑劝道：“你太性急了，俗语说：‘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’又不是老君的仙丹，那有这么灵药？你只静养几天，自然就好了。你越急越着手。”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：“那里攒沙去了！瞅着我病了，都大胆子走了。明儿我好了，一个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！”唬的小丫头子定儿忙进来问：“姑娘做什么？”晴雯道：“别人都死绝了，就剩了你不成？”说着，只见坠儿也跑进来了。晴雯道：“你瞧瞧这小蹄子！不问他还不来呢！这里又放月钱了，又散果子了，你该跑在头里了。你往前些！我是老虎，吃了你？”坠儿只得往前凑了几步，晴雯便冷不防，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，向枕边拿起一个针，向他手上乱戳，口内骂道：“要这爪子做什么？拈不动针，拿不动线，只会偷嘴吃！眼皮子又浅，打嘴现世的，不如戳烂了！”坠儿疼的乱哭乱喊。麝月忙拉开坠儿，按着晴雯躺下，笑道：“你才出了汗，又作死！等你好了，要打多少打不得？这会子闹什么！”

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进来，说道：“宝二爷才告诉了我，叫我告诉你们，坠儿很懒，宝二爷当面使他，他拨嘴儿不动，连袭人使他，他也背地里骂。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，明儿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。”宋嬷嬷听了，心下便知镯子事发，因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也等花姑娘回来，知道了，再打发他。”晴雯道：“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，什么‘花姑娘’‘草姑娘’的，我们自然有道理！你只依我的话，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。”麝月道：“这也罢了。早也是去，晚也是去，早带了去，只清净一日。”宋嬷嬷听了，只得出去，唤了他母亲来，打点了他的东西。又见了晴雯等，说道：“姑娘们怎么了？你侄女儿不好，你们教导他，怎么撵出去？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。”晴雯道：“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，与他们无干。”那媳妇冷笑道：“我有胆子问他去？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？他纵依了，姑娘们不依，也未必中用！比如方才说话，虽背地里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；在姑娘们就使得，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！”

晴雯听说，越发急红了脸，说道：“我叫了他的名字了，你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告我去；说我撒野，也撵出我去！”麝月道：“嫂子，你只管带了人出去，有话再说。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理的？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理？别说嫂子你，就是

赖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。就是叫名字,从小儿直到如今,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,你们也知道的:恐怕难养活,巴巴的写了他的名儿各处贴着,叫万人叫去,为的是好养活,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,何况我们!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‘爷’,老太太还说呢。此是一件。二则我们这些人,常回老太太、太太的话去,可不叫着名回话,难道也称‘爷’?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叫二百遍,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!过一日嫂子闲了,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,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,就知道了。嫂子原来也不得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当此体统差使,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,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。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。再一会,不用我们说话,也就有人来问你了。有什么分证的话,且带了他去,你回了林大娘,叫他两个来找二爷说话。家里上千的人,你也跑来,我也跑来,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!”说着,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。

那媳妇听了,无言可对,亦不敢久立,堵气带了坠儿就走。宋嬷嬷忙道:“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,你女儿在屋里一场,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。没有别的谢礼,他们也不希罕,不过磕个头,尽个心罢了,怎么说走就走?”坠儿听说,只得翻身进来,给他两个磕了两个头,又找秋纹等。他们也并不睬他,那媳妇嗟声叹气,口不敢言,抱恨而去。

晴雯方才又闪了风,着了气,反觉更不好了。翻腾至掌灯,刚安静了些,只见宝玉回来,进门就嗐声顿脚。麝月忙问原故,宝玉道:“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个褂子,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。幸而天晚了,老太太、太太都不理论。”一面说,一面脱下来。麝月瞧时,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,说道:“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。这不值什么,赶着叫人悄悄拿了出去,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。”说着,便用包袱包了,叫了一个嬷嬷送出去,说:“赶天亮就有才好,千万别给老太太、太太知道。”婆子去了半日,仍旧拿回来说,不但织补匠,那能干裁缝绣匠,并做女工的,问了,都不认的这是什么,都不敢揽。麝月道:“这怎么好呢?明儿不穿也罢了。”宝玉道:“明儿是正日子,老太太、太太说了,还叫穿过这件去呢。偏头一日就烧了,岂不扫兴?”

晴雯听了半日,忍不住翻身说道:“拿来我瞧瞧。没那福气穿就罢了,这会子又着急。”宝玉笑道:“这话倒说的是。”说着便递给晴雯,又移过灯来细瞧了瞧,晴雯道:“这是孔雀金线织的。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,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,只怕还可混的过去。”麝月笑道:“孔雀线现成的,但这里除了你,还有谁会界线?”晴雯道:“说不得,我挣命罢了。”

宝玉忙道:“这如何使得!才好些,如何做的活。”晴雯道:“不用你蝎蝎螫螫的,我自知道。”一面说,一面坐起来,挽了一挽头发,披了衣裳,只觉头重身轻,满眼金星乱进,实实撑不住。待不做,又怕宝玉着急,少不得狠命咬牙捱

着。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。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，笑道：“这虽不很像，要补上也不很显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就很好，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？”晴雯先将里子拆开，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，钉绷在背面，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，然后用针纳了两条，分出经纬，亦如界线之法，先界出地子，后依本纹来回织补。补两针又看看，织补不上三五针，便伏在枕上歇一会。宝玉在旁，一时又问：“吃些淡水不吃？”一时又命：“歇一歇。”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，一时又命拿个拐枕给他靠着。急的晴雯央道：“小祖宗！你只管睡罢，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！”

宝玉见他着急，只得胡乱睡下，仍睡不着。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，也刚刚补完；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。麝月道：“这就很好，要不留心，再看不出的。”宝玉忙要了瞧瞧，笑说：“真真一样了。”晴雯已嗽了几阵，好不容易补完了。说了一声：“补虽补了，到底不像。我也再不能了。”“嗳哟”一声，便身不自主倒下了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